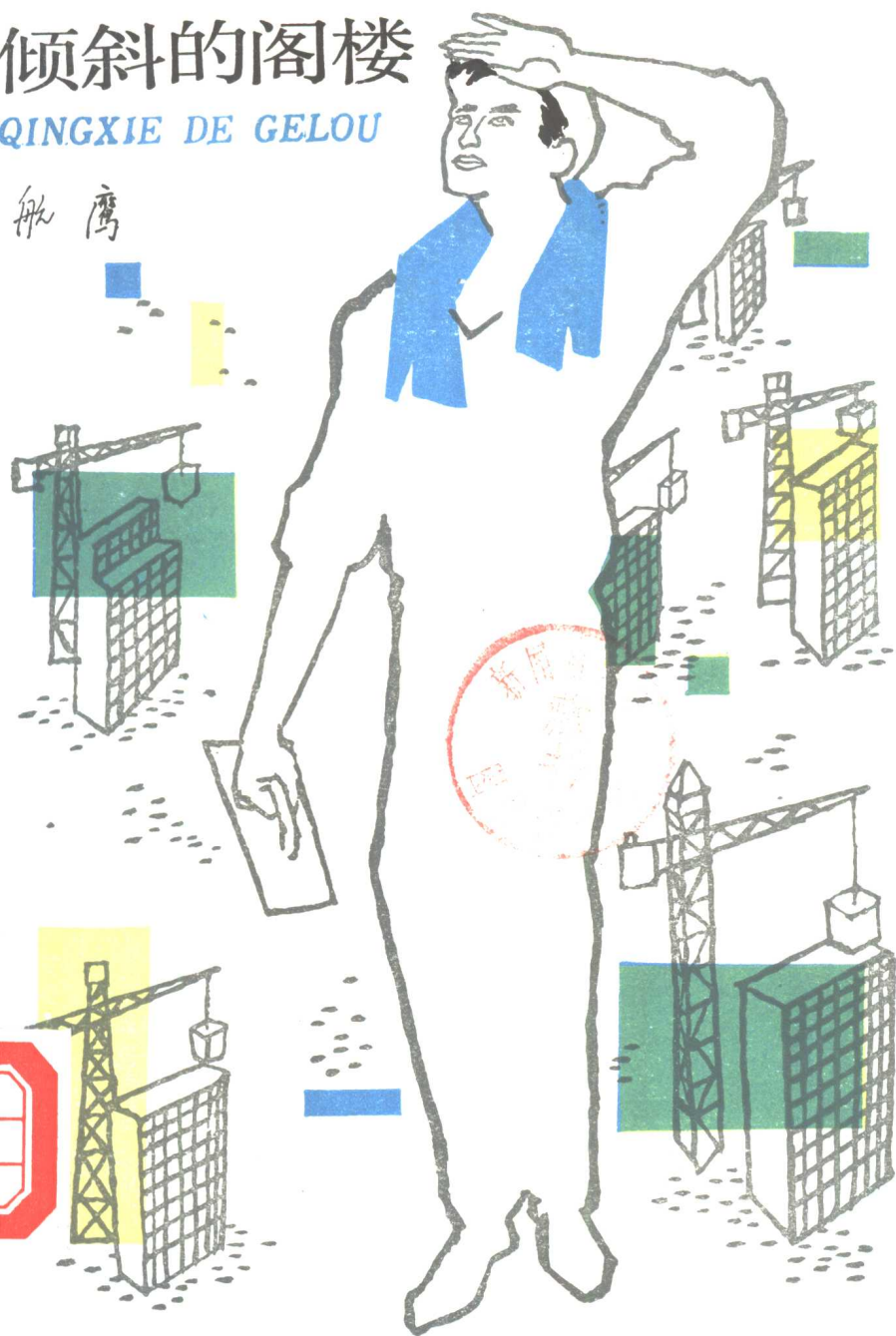


倾斜的阁楼

QINGXIE DE GELOU

航鹰



I247.7
7130

倾斜的阁楼

航 鹰 著

18921



XWTS 0023081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入作者新作十篇。同所有的优秀作者一样，航鹰是以她自己的艺术风格走上文坛的。她的作品以格调高、色彩亮、闪耀着理想的光辉受到群众的关注，以情美、景美、人美为读者所欢迎。编入本集的短篇《明姑娘》、《金鹿儿》分别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中篇《倾斜的阁楼》，围绕着一对青年夫妇对人生、爱情、理想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的不同态度，由此而引起的一起一伏的斗争波澜，真实地生动地展现了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，使人在艺术美的享受中得到启迪。这篇力作，也标志着航鹰同志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封面设计：陶雪华

倾 斜 的 阁 楼

航 鹰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4.5印张 6插图 276千字

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5,000册 定价1.40元

目 次

倾斜的阁楼	1
明姑娘	209
金鹿儿	250
开市大吉	272
名角儿	303
前妻	321
自由的野鸭	348
杨树的眼睛	379
原告与被告	395
“白衣仙女”	413
陈年老酒	436

倾斜的阁楼

引 子

朋友，你听说过“城下城”吗？这里将描述的城下城，不是封建帝王为自己死后修建的地下宫殿，也不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在白区组成地下对敌斗争战线的形容词，而是在七十年代中末期出现的一座可怕而真实的怪城。本书的主人公们活动的场地，就是这座“城下城”。

这座城市曾经遭到八国联军的占领，然后，帝国主义列强把它分割得七零八落，竟有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奥、比等国“租界地”和“美国营盘”。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，在各租界地里盖起了具有各国情调的房屋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群，在记载着民族的灾难与耻辱的同时，也记载着中国建筑工人的智慧和灵巧。

看一个城市，主要看建筑。人们初到一个地方，最先吸引他的总是建筑和人的外衣——这是一座城市的两种服装。

漫步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，你不但可以看到“娘娘宫”、

“清真寺”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庙宇，也会领略到哥特式建筑的宏伟石柱，横跨海河的法式铁桥，由三座钟楼组成的金黄色天主教堂，神秘幽暗的英式古堡，小巧玲珑的日式住宅……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滨公园，街心公园。可以说，这里是各国建筑的博览会，独具多姿多彩的风光。

忽然有一天，这一切全变了样！城市里大批大批的房屋倒塌或严重损坏了，几百万居民从住室逃出来，在路边、河畔、公园、学校的操场、运动场，一切可以利用的开阔地，搭起了无数个“临建”。所谓“临建”可不是某一种类建筑的专用语，它囊括了破棚子、矮泥屋、木板房、荆笆房、铺下水道用的粗管子、有轨电车时代的破车厢……五花八门的遮身之物。至于建筑风格，唉，何谈风格！则更加混乱，低矮，丑陋，拥挤，肮脏，交通阻塞，疾病蔓延……可惜电影厂的导演和摄影师没有长远的目光，如果他们把那些破棚挤在一处凑成的穷街陋巷拍摄下来，日后在故事片里需要贫民窟或战乱时期的难民棚，就不用搭布景了。

这座怪诞的“城下城”，并不是远在隐蔽的深山老林，而是首都北京的门户，新港口岸的重地，几条铁路干线的交叉点，九河下梢的水运码头，华北工业的摇篮。它就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——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大地震以后的天津。

更可怕的还不是天灾，而是震灾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恐怖、失望、得过且过……几乎家家都要有一间临建棚，以备再震之需。有些高大的楼房尽管损害不重，也是人去楼空了。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没有人敢回到住宅里生活。

对此，一位通晓几何学的居民苦笑着形容：“原来人们在立体（楼房）里生活，现在都铺到平面（马路）上去了。”

请你设想一下，几百万人“铺到平面上”，调动一切人力物力，发挥一切聪明才智，在街市的缝隙里搭起了城下之“城”，一住就是五六个年头，这是一场怎样的灾难！

到了八十年代初，“城下城”不仅没有清除，重负反而越背越大。这事急坏了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们，因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，这座大城市可能永远是这么一幅怪模样了。中国人最能苦中求乐了，老百姓在低矮的小棚里照样包饺子，吃捞面，养花养鱼……而且，过去很难分配到房子的平民们，这下子有了大显身手的场地。在地震的废墟上，好歹捡来些砖头，木板，破铁皮，旧油毡之类，就可以在原有的临建棚旁边搭出来一间“房子”。于是，儿子可以办喜事，闺女可以坐月子，异性大子女也可以不再挤于一室。以忍耐力著称的龙种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天灾王国“城下城”的领土在不断地扩张、扩张……

十万火急！消灭“城下城”，重建新家园。这句话作为一个口号是很豪迈的，但实施起来却谈何容易！尽管国家拨了专款，但有了款项、人力、机械、建筑材料，并不能象在一块荒原上那样痛快地破土动工。要想把废墟变成新楼，就必须先清除垃圾，拆掉破棚，腾出施工的场地；而要想让几百万人离开临建棚，就必须为他们找到安身之所。可是，一时到哪里弄那么多的房子呢？于是，市委书记们和市长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几乎都在忙着这件事情。全市总动员，先把尚可居住的房屋修复，让一部分“棚民”回到原来住

宅。然后找各区、局、公司、厂矿借来大批产权归企业的新楼，又冻结了全市所有统一建设的住宅楼，作为临时周转房屋，让挤在市中心的房倒屋塌户挪去暂住。这可不是象搞政治运动那样大轰大嗡的事，需要组织大批工作人员下去细致地调查、谈判、丈量居住面积，翻阅旧宅资料，动员居民搬迁，讨价还价，签订契约……何等的庞杂艰巨！

同时，因所有原计划分配给新住户的房子都“冻结”成“周转房”了，更加剧了本来就极为严重的城市房荒。不过，一座座新的住宅楼还是见缝插针地盖起来了，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着，盼望着：房子，房子……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从事一种平时不大被人看重的职业的人，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，那就是俗称泥瓦匠的建筑工人。本书的主人公，就是一个名叫梁根柱的浑身落满尘沙的瓦工。他的妻子韩玉霞，还有他们那不满六岁的儿子小建，住在一个略经修补加固的小阁楼里。故事是从那座倾斜的小楼开始的……

尖屋顶下面小阁楼的窗口露出一个男孩圆圆的小脸，忽闪着大眼睛在张望。经常路过这里的行人如果细心观察，就会发现每天傍晚这个从幼儿园回家来的男孩——梁小建都爬在窗口等他的爸爸。

小建仍然等不来爸爸，只好用双手托着腮帮儿，往下观瞧“星星广场”上的山。从他记事起，那山就堆在门前了。

是的，这是一座山，但不是叠翠的青山，而是一座“垃圾山”。一台掘土机和一台推土机象两只小甲虫似地啃着它，把灰土装到一辆又一辆卡车上。那些卡车象蚂蚁似地来来往往，运走了空车回来，装满了又运走，这样挖呀，装呀，运呀，热闹了好几年了。可是，那“山”不但没减少，反而越堆越高，如同中了魔一样疯长，因为每天有更多的人用手推车从四面八方往这里集中灰土。这个垃圾运转站把“星星广场”弄得飞沙走石，脏乱不堪，谁走到这里都要掩口捂鼻，迅速逃去。何况周围的居民呢！能不愤怒和埋怨么？

小建可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他从学会自己走到窗口那一天，看到的就是这一景象，所以他认为世界就该是这个模样。再说，他很喜欢那大力士推土机，能翻斗的掘土机和呜呜叫的大汽车，如果没有了它们，再等不来爸爸，叫他看什么呢？

“星星广场”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地名，只是由于一个曾经住在附近的女孩子爱这么叫，孩子们就跟着她叫，家长们

也都跟着孩子们叫起来了。那女孩子所以叫它“星星”，是因为从前路口中心有一个花坛，花坛中心有一个用相思红栽成的红五星。孩子们互相招呼时总是喊：“到星星广场玩去吗？”

其实，门前这块空地谈不上是个广场，只是个由五条小街交叉的宽路口罢了。但这个车辆不多的开阔地，对于城市孩子们来说，就算得上是个广场了。

现在，花坛和星星早就没有了。自从地震起，它们就被压在“垃圾山”的下面，让推土机和掘土机三推两碾，早已粉身碎骨了。

“但路口仍然使人想到星星，因为五条小街呈放射形向周围延伸着。只是‘星星’的一个角失去了均衡美，这就是咱们住的这座倾斜的小楼，你看，它位于两条小街的汇集处，多象一个难看的歪角！那歪角的顶端，就是咱们家的小阁楼……”

这些，都是爸爸给小建讲的。小建从爸爸那里，才听到了“放射形”、“开阔地”、“延伸”、“均衡美”、“歪角”这些新鲜词儿。他不懂，爸爸就打着各种比方讲给他听。爸爸相信他能懂，还把他叫做“大小伙子”呢！不象妈妈总是呵斥他：“小孩子家，懂得什么！”妈妈总是数钱，算开支账。尤其让人感到委屈和生气的是，妈妈不止一次地问：“小建，你拿了桌上的钢板儿（硬币）没有？”其实是她自己算错钱数了……

小建望着“垃圾山”，怎么也想不透那里会有过美丽的花坛，但爸爸明明讲过：“那个女孩子地震时被砸死了，她再也看不见相思红了，那花组成的星星可真红呀！”

在小建听来，这些简直就和徐老师讲的“古时候”的故事一样了。他心里很为那个会起这么好听的名字的小姐姐难过，但他想象不出花怎么会变成星星，那星星又有多么红。于是他问爸爸：“什么是相思红？”

“那是一种鲜红鲜红的花儿。”

“什么叫相思？”小建还是不明白。

爸爸啧了一下嘴巴，又用手指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转了一个圈儿。小建觉得自己提的问题很难很深，非常得意，追问：“说呀，什么叫相思？”

爸爸终于回答了：“就是……两个人互相想念，你想我，我想你。”

小建一听，高兴地嚷：“呀，我知道了，我想爸爸，爸爸想我——相思！”

爸爸哈哈大笑了。小建虽然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笑，但他很喜欢爸爸笑。别看爸爸长得黑，牙齿可又白又齐，笑起来可漂亮呢！爸爸的笑声可响哩，只要爸爸一笑，就会招得别人都跟着笑起来……可现在爸爸不常笑了，他和妈妈总是沉着脸，你对我沉着脸，我对你沉着脸，他们准是不“相思”了。但爸爸背着妈妈，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会笑的，那是因为我和爸爸“相思”嘛！

所以，小建才总是从小窗口向外张望，盼着爸爸从远处走来的身影。可是，他一次也没有望见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好容易“捉住了”爸爸，问他为什么不回家，可爸爸笑道：“我天天回家呀！你看不见爸爸，爸爸可看得见你，还天天亲你呢！”

说着，爸爸就用胡茬子去扎他的脸蛋，他痒得格格笑着躲进被窝。当时因为他太困了，没有来得及细问。他今天等爸爸，就是想问问清楚：小孩看不见爸爸，爸爸却能见小孩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天都黑了，爸爸还是没有回来。小建心里很不高兴。妈妈是不是也在为了这个不高兴？要不她干嘛总是沉着脸？可是，她见了爸爸脸会沉得更吓人呀！小建怕妈妈，比怕徐老师还怕。小朋友犯了错误，徐老师顶多“克”一顿，可妈妈动不动就照着人的屁股蛋蛋打几下，可疼呢！比如说刚才吧，小朋友又没犯错误，只是站在窗口向外望一望，妈妈也要拧着人家的耳朵嚷道：“看什么？盼你爸爸也盼不回来了，他死在外头了！”

奇怪，妈妈怎么知道我在盼着爸爸回来呢？爸爸明明活得结结实实的，到工地盖大楼去了，这是爸爸亲口对我说的，为什么妈妈说他死了呢……

这些，都是一个小男孩弄不明白的事。

最后一缕晚霞退尽了，暗蓝色的天幕衬托着小楼黝黑的躯体，“歪角”显得更难看了。

两个小伙子从这里路过，高声议论：“瞧，那小楼斜得好厉害！”

“哟，小阁楼里还住着人呢！”

“看那个小男孩，还往外探头呢，也不懂得害怕！”

“小孩儿嘛，懂得什么！”

不，他们说错了。这两个还没有做爸爸的人不知道，孩子的心里，也有一个丰富的世界。

小建困了，他今天又见不着爸爸了。

天气越来越热了，住在别处的人们晚上都要出来乘凉了，只有“星星广场”周围的居民仍然紧门闭户——垃圾运转站每天的工作是分两班倒的，要到晚上十点才不再尘土飞扬。

“进伏”以后，住在小楼里的人们再也憋闷不住了，晚上都到院子里来乘凉。那院子本来就不大，住在一楼的靳家又盖了一间临建，人们更是转不开身了。好在夏天东南风多，“垃圾山”上的土不往小院里刮，这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至于那些车辆发出的噪音，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听觉和嗅觉同样容易疲劳和麻木，天常日久，也就听而不闻了。

星期日这天气候格外闷热，小楼里的邻居们白天谁也不敢出来，熬到傍晚，就往小院和大门外泼了水，然后坐下来透透气。大门外和马路边是孩子们的天下，院里则是大人们聊天喝茶的地方。

小楼里的四家邻居平时来往不多，彼此都很客气，也只有乘凉时才作些无关紧要的交谈。楼下有用早先的客厅隔成的两间住室，住着老靳一家。老靳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工人，老伴是家庭妇女，这家人以精明能干，过日子会算计著称。父子四个都身强力壮，却不好好上班，跑些倒卖粮票、自行车购买证之类的黑市买卖。因为他们经常求住在二楼的老崔“办病假条儿”，所以见了崔家的人总是一脸媚笑，甘愿为他们当服务兵，但对别的邻居却概不应酬。二楼朝阳大房间里住着在医院当门诊办公室主任的老崔，和他

那在某局人事科当干部的漂亮而严厉的夫人刘芳。崔家的小公子放在全市最好的一家保育院，这对于夫妻的职业都是“万人求”的家庭来说，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事。崔氏夫妇待人很有礼貌，但又于眉宇之间流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傲气，在小楼里称得上是贵族了。二楼阴面小房里住着文质彬彬的老高，他的当护士的妻子傅萍及两个孩子。老高是一位作家，年轻时写过一篇成名作品，“文革”中因此被整得好苦。现在落实政策好几年了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他总是苦于写不出东西来。屋子太窄，孩子太闹，外面的噪音太大，叫他总是“进入不了情绪”，所以，他的牢骚很多。三楼只有一间坡顶小房，早先是存放杂物用的，北方叫“阁楼”，南方称“亭子间”，现在住着梁根柱一家三口。

今晚在院子里乘凉的是两男三女——老靳、老高、靳娘、傅萍、韩玉霞。靳家三个儿子各自找女朋友去了，崔家夫妇是从来不到院子里和大家聊天儿的，他们屋里有电扇，比外面凉快。别看老高和老靳坐在一处，共同语言却很少，老靳说的事情老高不感兴趣，老高的谈吐老靳又听不懂，所以两个人干脆搵着扇子闭目养神。三个妇女就不同了，她们的手不闲着，忙着各种活计，嘴也不闲着，各自有诉不完的苦。

靳大娘一面编着给外贸部门加工的草篮，一面诉说儿子多、娶儿媳的难处，什么老大的对象要多少钱，老二的对象要买什么，老三的对象提出的条件儿……她忽然发现两个中年妇女都没有注意听她讲话，知道她们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只好重新寻找话题。她有一个毛病，总喜欢戳别人的痛

楚，这时看到洗衣服的韩玉霞一直沉着脸，便问：“韩姨，梁叔叔星期天也不歇歇呀？”

韩玉霞冷笑道：“他卖给工地了！”

傅萍心地很善良，织着毛衣说：“梁叔叔可真是一心为工作，起早贪黑地干，咱楼里就跟没这个人似的！”

韩玉霞刚要再说什么，孩子们追打着跑进来，高鹏鹏把妹妹燕燕推倒了，燕燕哭叫起来。老高端着茶说：“傅萍同志，管管孩子！”

傅萍正在数毛衣针，这时只好放下去哄燕燕，生气地问丈夫：“你就不能管管吗？”

“我刚想起来一个不错的题材，又让你们给冲散了！”老高埋怨着妻子和儿女。

傅萍抱起燕燕，撇着嘴说：“韩阿姨，我看还是您清静！我们这一位倒是常年在家，油瓶子倒了都不管扶！作家作家么，就是坐在家里。”

人们听了大笑起来。只有韩玉霞没有笑，吃力地端起洗衣盆到水池子去了。

几个提着礼物的人来了，一见二楼亮着灯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崔主任在家，太好了！”

他们上楼以后，崔家窗口传来一阵喧笑礼让声。老高摇摇头说：“哼，什么干部作风！”

傅萍急忙打断丈夫：“你就不能不这么品头评足的么？你什么都明白，却什么都不干，就对啦！”

人们又笑起来了。

这时，浑身泥土的梁根柱疲惫地回来了，客气地向大家

一一打招呼：“靳大爷，靳娘，老高，傅阿姨，都还没歇着？”

老高热情地站起来说：“哎呀，小梁同志，咱们是同住一个楼，难得见一面呀！”

傅萍让过一个小板凳：“今天回来还算早的，快坐坐！”

梁根柱看见妻子在水池边涮衣服，就接过盆来帮她干，韩玉霞也不搭理他，扭身来到傅萍身旁坐下了。梁根柱涮完了衣服，用大盆端来一盆凉水，洗起上身来。

傅萍问：“梁叔叔，这么热的天，你们也在太阳底下干活儿？”

梁根柱擦着身子笑道：“除了下大雨，怕冲坏了砂浆不干，什么时候都要干。”

傅萍说：“唉，这种天，坐着什么也不干都出汗，你们这一行真不易啊！”

梁根柱穿着背心说：“您这一行也不易，整天照料病人。”

傅萍殷勤地让坐，梁根柱盛情难却，便坐下和老高攀谈起来：“最近写点什么作品呀？”

老高最喜欢和梁根柱聊天儿，因为梁根柱喜欢看书，还看过老高那篇成名作，并且称赞备至。老高觉得在小楼里，只有这个学识颇广的小梁理解自己，懂得一些文学知识，可惜他能坐下来闲聊的机会太少了，现在见他问起创作，便苦恼地说：“想写，苦于没什么可写。”

梁根柱热情地邀请道：“到我们工地看看去吧，素材很丰富呢！”

老高心里想：工地？工地谁没见过？盖房子有什么好

写的……但他表面上却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建筑工人是很伟大呀！不过，咱们中国盖房还是笨重的体力劳动，还是沿袭了几千年的秦砖汉瓦，对不？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秦砖汉瓦，一块一块地垒。”梁根柱点头称是。

“人家西方一星期可以盖起一座摩天大楼，可咱们……唉，这就是中国！”

梁根柱对他的牢骚感到很有趣，就问：“那总不能等着完全机械化了再盖房吧？”

老高悲天悯人地叹道：“所以，这秦砖汉瓦将继续沿袭下去！”

韩玉霞见丈夫又提什么工地、盖房，早已厌烦地去找小建了，这会儿见他俩谈兴正浓，没好气地拽着小建上楼去了。老高一点也没有注意韩玉霞的脸色，递给梁根柱一根烟，摆开了长谈的架势。傅萍却知道，如果梁根柱再不上楼，今晚就有一场架好打了，于是打断丈夫的话头说：“梁叔叔，快别理他，他会跟您扯到天亮！在他眼里，到处都是毛病，就是不看看他自己！哼，当了这么多年作家，不知怎么蒙着打了一回鸣儿，以后呢？再也没声儿了，要是都指望他报晓，天就别亮了！依我看，秦砖汉瓦也比清淡客有用！”

人们被这番挖苦话逗得捧腹大笑。小阁楼上的灯光一下子熄灭了，梁根柱明白这是妻子给自己的警告，赶忙抱着洗衣盆上楼去了。

梁根柱悄悄地把衣服晾在走廊上，进了屋开灯，胡乱吃了两碗饭。小建睡着了，屋里显得很安静。梁根柱刚刚打